

师道如一缕徐来的清风

李 滔

从当代艺术家的成名规律来看，不外乎有两种途径：一是人道早、资格老、辈份高、年龄长，顺理成章称为大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熬过同辈你就是名家，熬过晚辈你就是大家”，至于艺术水准则令当别论；一是悟性高、天份足、谢浮名、勤耕耘，“华山一条道”，只凭艺术水准说话，无其它捷径可走，从底层一步一个脚印，稳打稳扎慢慢跨入大师行列。徐正濂先生当属后者。

先生年轻时原本跟同里老先生、孙中山先生秘书田桓研习书法，后经田老介绍拜钱君匋为师学习篆刻，没想到后来竟刻了一辈子，正如先生印作所刻“与父母生我之意大悖”。

我走上篆刻之道似乎与先生有些类似。二十年前携笔从戎，在军校学的是军队文化管理专业，书法有基础。毕业后在济南军区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对书法的爱好从未间断。2002年来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学院搞书法展览，队领导出于对集体荣誉考虑，让我临时刻印参展。当时，我一没刻刀二没印材，只好向友人杨祖柏借来刻刀和印石，临摹了几方印作参展，竟然获得了篆刻一等奖，当时精神为之振奋，热血为之沸腾，情绪为之高昂，想学篆刻的冲动开始在心中涌动。

2005年一天，我从朋友处得之先生电话号码，于是冒昧向先生打电话，表达拜其门下的意愿。此时先生因事务繁忙已停办函授，鉴于我愿望之强烈，加之军人性格之坦诚，先生勉强同意让我先刻一组印看看再说。我因自幼“左撇子”，写书法也迫于当年老师的“调教”，才勉为其难转为右手，至今都感到不能心手双畅。我想反正先生没看见，一组齐派印风的临作全是用左手“整”的。很快，在先生回信的批注中，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先生关注的不是左右手刻的问题，反而对一些好的线条还加以肯定，并寄来篆刻临习教案，建议从秦汉玺印开始逐步向明清流派临习。现如今，相比较，我的篆刻要比书法强得多。人生无常，艺术也无常，在我的常用印中，“左刀李”一印是使用最多的。我真心感谢先生的因材施教，这也许是其桃李芬芳原因所在罢。

先生的印作生拙奇肆、简洁酣畅，注重追求看似简单后面的意味。其作品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圈里人评价先生属于篆刻家中的“思想者”。从其“神龙见头不见尾”一印便能感受到。此印为当年参加首届全国篆刻展之作，先生此作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尾”字省略不刻，隐匿于印外，印文七字作六字安排。大胆选择以艺术审美为上，成全文字讨趣。这一巧思将艺术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扩大了观者想象空间，在给人一种“看不透”之时进而带来的是一种“看不够”之感，当时轰动印坛。先生这一巧

思，使我联想起宋代画院招考宫廷画师的一则趣事，当年画院考题为“深山藏古寺”，有一画作别出蹊径，没有像其它考生直白地表现深山里时隐时现的寺庙，而是在深山的小径上点缀了一堆水的小和尚。小和尚的出现隐伏着古寺藏匿于深山中的含蓄之境，着笔不多，却寓意深刻。先生“神龙”之印与宋代此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深得中国艺术精髓，具象不忘抽象，写实不忘记意，意在形中，形赋生命。而先生带给我们的更有一种时代气息和别具一格的隐匿之美。

先生论道公允在圈里也是出了名的。2011年，承蒙厚爱，先生出席我在山东举办的“镌刻在军旗上的忠诚—人民军队印象”篆刻作品展。在孔孟之乡、羲之故里的齐鲁大地上，其浓郁文化氛围似乎激发先生的热情，先生的致辞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从印章的起源到明清流派，从“印宗秦汉”到“印外求印”，信手拈来，语惊四座。先生在山东“粉丝”众多，合影留念者、索求签名者、请教点评作品者一拨接一拨。此中既有热爱艺术的基层士兵，也有自称研习多年的领导干部，先生论印，言必由衷，既不攀附也不贬低。记得那次晚宴前，有位被恭为颇有书法功底领导干部，拿出作品请先生指教。先生仔细观看后，说了句：“在领导干部中，你的水平算是高的。”我当时真为先生一语中的叫绝。这位领导干部曾是我的上司，多年来一直从事宣传工作，此时，听到先生对自己的点评后，听惯了赞誉的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真正的水准。多年来，先生论印，自成一家，许多观点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借鉴。

先生的印作虽个性强烈，骨子里也有一股倔强气，但为人心地善良，不厚此薄彼。创办篆刻函授200年来，生遍及全国，现有省部级高官，也有普通百姓，还有改过自新的青年。先生从不以地位的差异而偏待。虽然在当今社会中，艺术家依附官僚而发达的不鲜见，但先生向来提倡艺术家贵有独立之人格，他看重交往者重然诺、讲信用、有原则。我与先生同在一座城市，逢年过节用微信互祝致贺之外，先生不愿学生特意登门拜访，他说习惯“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的感觉。

时光，总是让人去留念，转眼跟随先生习篆刻已十余年。如今，当翻阅自己向先生习篆的习作，我眼睛会为一亮，亮自心里的一股热流，流自脑海的一层激浪。其圈圈点点，至今仍有启发。我欣喜自己有幸拜对了师，人对了门。

先生的师道，如一缕徐来的清风，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谨以此文纪念徐正濂先生开办函授班二十周年）

●蔡慧颖

嘉定二章

——记2014上海书学讨论会

添字采桑子

粉墙乌瓦城南路，潭汇群龙。市肆丰隆，过了州桥，千载大成宫。秋明老岳风云起，槎上相逢。莫道匆匆，曙色消寒，秋圆朝霞红。

柳梢青

月洞门开，推窗临水，若社成排。拾级过桥，法华塔下，旆旆长街。回廊庭院苍苔。步卵石、林香绕槐。成行冬青，绿罗垂挂，几簇红栽。

注 1.嘉定古城保存了汇龙潭、州桥老街、法华塔、孔庙、秋霞圃等古迹。注 2.老缶、秋明分别为吴昌硕、沈尹默的号。

●章尚敏

为上海书学讨论会的“五个没想到”点赞

2014年12月23、24日，上海书学研讨会在嘉定陆俨少艺术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三十几位书法论文获奖和入选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的会议会风严肃认真，气氛热烈愉快，会上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息。不论是作者的精彩演讲，还是专家的精辟点评，都让我受益匪浅。根据会议休息间隙的大家交流和结合自己的体会，我觉得这次会议带给我很多“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原来以为上海书学研讨会，应该都是上海的吧。据主办方介绍，主办本次活动初衷是限于上海，但征稿启事在网上公布后，受到全国的关注，各地寄来的稿件中，有不少高质量的书法学论文，后来就扩大了范围，让外地的一些优秀作者也能参加这次活动。虽然这样的决定，让大家没想到，也增加了主办方的工作难度，但却充分体现了上海的开放和包容精神，体现了上海的海纳百川的精神，也丰富和提高了这次书学会的成果，值得一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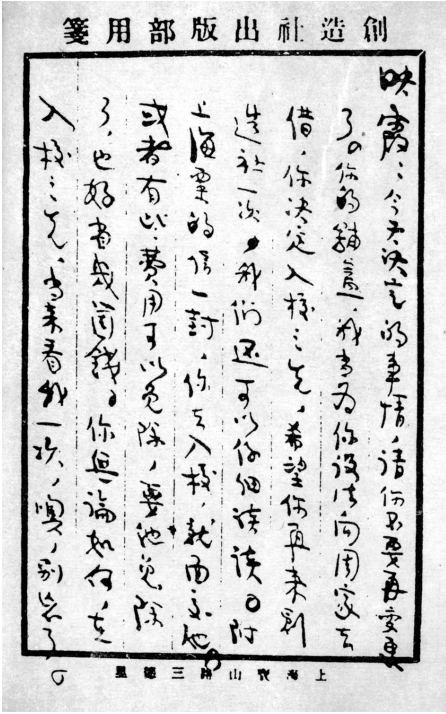
第二个没想到是论文入选者中有这么多的书法界资深专家。提出这一点的是来自北京的一位编辑，据他介绍，他参加过全国很多地方的书学讨论会，但一直没参加过上海的，这是第一次参加，确实深切感受到了上海书坛的学风纯正。上海书学研讨会有许多专家学者也能投稿，其中不乏一些颇有地位和身份的专家，如上海书协和区书协的领导、名牌大学的教授、著名出版社的编辑等等。因为专家来投稿参加这样的活动，是有压力的，获奖吧是应该的，不获奖吧，跌身价。然而专家学者能有勇气参加这次活动，无疑大大提升了本次活动的档次，也是对主办者工作一次肯定，值得再赞。

第三个没想到是论文评选的操作非常公平公正。按理说，公平公正公开是应该的，但是当今社会

■文人尺牋（一）

借隐名山誓白头

——郁达夫致王映霞



二南先生乃江南名士，南社社员，郁达夫去杭州拜访时颇有共同语言，曾获老人认可，此也为“郁王之恋”的成功奠定了一定基础。

相对于书法作品而言，书信诗稿之类，更见随意性。由于作者书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要拿出来发表，于是在用笔、章法乃至措辞上，都不会刻意经营，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显示出作者的真性情，也更接近书法的本源。试想我们古人的经典名帖，传世的不都是信札手稿么？当然，郁达夫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的书法家，他只是个文人。而且他的“文人字”，在文人中也算是比较另类的，字势欲侧，线条瘦削，笔画间书写随意时有交叉，笔毡存先生曾评价说他的字“充分表现了他那落魄文人不衫不履的风度，观其字，如见其人”。的确，郁达夫一生命运多舛，孤傲不羁，他三岁丧父，由于家贫母亲还将年幼的姐姐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七岁郁达夫入亲友的私塾受启蒙，后学诗，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经历。至于书法，郁达夫自己说没怎么下过苦功，后又随哥哥去了日本，所以手里总是捏着铅笔和钢笔的时间多。话虽是这么说，但郁达夫毕竟还是读过好几年私塾的传统文人，书法自有他的童子功，我看他早年的几幅题字就很有韵味，还有于一九一九年夏，为了让他未婚妻孙荃临摹而特以楷书所写的一封信，也是非常规整而见法度的。日后随着性格的衍变，他的身上乃至作品中，似乎皆带有一点落魄文人那种颓废的情绪。尽管他的字不修边幅，着墨也不多，但个中的劲挺刚毅，仍可以窥出。孙百刚在回忆录中就说，达夫的内心就潜藏着一种刚毅、落寞和孤愤的性格。这个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或者就从他死追王映霞的故事中，也是能看出一二来的。

“郁王之恋”的浪漫故事，从轰轰烈烈开始，到如愿以偿终成眷属，确实吸引了当时众多艳羡的眼球，柳亚子还以“富春江上神仙侣”赞之。但他们终因性格的关系，郁达夫疑王映霞出轨的原因，而未能做到“借隐名山誓白头”，婚姻走过了第十二年之后则以凄凄戚戚收场。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都喜欢“大团圆”。“才子佳人”的爱情，开局再不顺，结局圆满就算圆满；反之，若开局再美好，结局不美满终究是缺憾。所以，郁达夫的人生，注定就是一个悲剧的人生。

■杂谈

●管继平

民国文人书信，近年来颇受关注。尤其是书画拍卖市场上，更是异军突起，连创佳绩，如前年的嘉德秋拍上，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书札均拍出了二百三十万和四百一十四万元的高价，而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仅二百二十字的信，则以六百五十五万元的天价成交。就近年来的书画行情来看，如梁启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其成交价都远超同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再者，书信中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较之于通常の诗词警句等书法题材，无疑更具收藏价值。本期“文人书札”就从郁达夫的情书说起。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是轰动文坛的一大新闻。中国传统的经典题材，所谓“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在郁、王这里上演了一场“真人版”。那时的郁达夫，已是留日归来闻名文坛的名作家，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夜晚》名噪一时。王映霞年方十九，爱好文学，在校时就读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小说。她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知书达礼，妩媚动人。说她是“校花”显然不足以涵盖她的美，而当时王映霞已有“杭州第一美人”之誉，可见她魅力所射之处，谁能挡？难怪郁达夫一见惊艳，之后便魂魄全丢了。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郁达夫外传》的薄册子，作者孙百刚，郁达夫的留日同窗。要说起来，若是没有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是否还会有这一段“惊世之恋”，就真的难说了。

上海淮海路的马当路上，有一条石库门弄堂叫“尚贤坊”，此弄南临淮海路，东西贯穿了马当路和淡水路，距今也有九十年的历史，最近正好有新闻说“尚贤坊”已列入动迁范围，拆除在即。我每每路经此处，总要想起郁达夫。因为，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十四日上午，郁达夫正是在尚贤坊孙百刚的家，偶遇了也借住在此的王映霞，从此，达夫的心“被她搅乱了”……

那一天，郁达夫似乎兴致极高，也十分殷勤。闲聊过后，本来孙百刚想地主之谊，留达夫午饭的，但郁达夫却执意要请孙百刚夫妇及王映霞外面吃，并很快叫来了小汽车，直达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孙百刚回忆说，那顿午饭，酒菜颇为丰盛，大家痛饮了一场，尤其是郁达夫特别高兴，竟喝得有些醉意了。

第一次的相见，孙百刚其实还不知郁达夫“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心思，而郁达夫，仅仅只是这一次的初见，就马上对王映霞产生了爱意。当天的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坊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文人相爱，总是那样的不可救药。郁达夫是一个才情横溢、感情充沛的文人，同时他又具有诗酒风流、放浪形骸的性格。虽说王映霞魅力四射，叫男人难以抵挡；然而一旦被郁达夫热烈爱上后的女人，在他强大的求爱攻势下，要想抵挡挣脱，也是十分困难的事。

自从第一次偶遇后，翌日晚上，郁达夫又去了尚贤坊孙百刚家里，再邀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到天鹅楼游玩，后又到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了一番。“一回生，二回熟。”席间，王映霞热情地为郁达夫斟酒斟茶，使郁感到“真快乐极了”。当晚，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日去看她。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就这样，那几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往孙百刚家里跑，正所谓“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吃饭、喝酒、看电影、听戏、逛公园等等，郁达夫每天变着花样地邀约。当孙百刚察觉到郁达夫的

●海上刀郎

“到兰亭门口去逛了一圈”想到的

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名单一公布，就受到众多媒体关注，当然在微信群里更为“火爆”。这也不觉奇怪：每每国展名单出炉，可以说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赞扬也罢，批评也罢，开心也罢，叹息也罢，埋怨也罢，不管怎样，笔者认为，有争议是好事，有争议才有发展，有质疑才有进步，围绕好的方向去讨论，毕竟还是很有意义的。

说来不怕倏矣，笔者也是本届兰亭佳作奖投稿5198件中的作者之一，投的是一件刻字作品。记得12月5日晚7时，接到了组委会的短信：“您投寄的作品已通过初评，请将原作于12月10前寄至组委会，如未收到，则视为放弃参评资格。”当时的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就象接到“出征”命令似的，第二天就寄出了。虽未入展，但心态较为平和。开心之处，就是师兄幽默我一默：“您还不错！到兰亭门口去逛了一圈。”呵！就当作一次践行奥运精神吧：重在参与。

这里，由衷地想到了老师韩天衡先生。韩先生是荣获本届兰亭奖艺术奖的并排名第一，当日名单公布，他就接到了无数条祝贺的短信、微信。为了感谢老师，韩先生特地在自己的微信上深表谢意。他谦虚地说：“我是闭门造车者，十几年都游离在艺术圈外，只顾耕耘，不问收成，居然评委先生们还注意关心到我，这温暖的关注，比得奖珍贵十倍、百倍。”

他还风趣地表示：“其实，古人素来无“奖”之一说，奖者将也，是将你已一军，逼着你要去作更勤奋的耕耘，如此而已。”谈罢先生的微信，真可谓精气提神，佩服不已。

“只顾耕耘，不问收成”，体现了韩先生对待艺术的态度。熟知韩天衡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对艺术的认真与执着，比如，举办师生书画展韩先生都要一件一件地“过关”，对不好的作品，不管是谁，都给予“淘汰”处理。所谓“不问收成”，笔者的理解并非不管“收成”，韩先生的意思可能是只要努力耕耘，浇水施肥除草，耕耘定会有其收成，这也是人们常言的“功到自然成”，不要天天去望“结果”，日日去想“收成”。

“奖者将也。”此言可谓道出了韩先生对待“荣誉”的态度，“奖”就是“将”，下过象棋的人都知道“将军”二字，这是对局中的术语。当然韩先生不是那个意思，他觉得“奖”就是“将”，“将”自己还要努力，“将”自己还要不断耕耘。笔者亲眼目睹过韩先生无偿向国家捐赠1136件珍贵文物和艺术品的过程，政府为了表彰和嘉奖他的捐赠行为，给他奖励了把万元。但是，韩先生没有用于其他，而是把这笔钱建立了一个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韩先生认为，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就能吸引社会力量，就可更多地为社会办些实事，比如开办书画篆刻培训班，举办公益讲座和展览，选拔

一些优秀作者给予奖励、资助等等，这就是韩天衡先生对“奖者将也”的理解。

韩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在书画界颇有盛名，特别是先生的篆刻，影响更为巨大，在艺术界有着“韩流滚滚”和“韩天衡现象”之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影响日渐巨大，尤其是韩天衡美术馆的建立已成为“人文嘉定”的文化新地标。徐正濂老师在20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承前启后的韩天衡》，他说：“韩天衡是当代篆刻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这种重要不仅在于其审美价值，恐怕还在于其崛起的时机以及两者所奠定的韩天衡将会留在中国篆刻史上的地位。他为中国篆刻学的发展，为中国篆刻热的兴起，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也不可能忽视的。任何一个编纂中国当代篆刻史的作者，忽略了韩天衡，都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因此，韩天衡先生获得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有朋友问：为何韩先生今天才获得此奖？笔者想了半天，还是给不出答案来。只是想起了陈鹏举老师在《韩天衡画集》序中的几段文字：“艺术的妙处总是那么让人难言，是因为天衡有清勇和精致的心情底色。”“多少人在玩艺术，又是多少人在窄窄的独木桥上挤死，有一个人借了船下河，他（韩天衡）过河去了。”